

孟子家族的 记忆

——
孟府档案管理研究

刘旭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山东大学档案学书系

孟子家族的记忆

——孟府档案管理研究

The Memory of the Archives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刘旭光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 / 刘旭光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3

ISBN 978-7-5100-7271-0

I. ①孟… II. ①刘… III. ①孟轲(前 390~前 305)

—家族—档案管理—研究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879 号

孟子家族的记忆

——孟府档案管理研究

著 者 刘旭光

出 版 人 陆 琦

策 划 人 姜海涛

责任编辑 吴柯茜

装帧设计 车皓楠

责任校对 石佳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电 话 021-36357930

邮政编码 20008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10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0-7271-0/K·18

定 价 60.00 元

www.wpcsh.com.cn

www.wpcsh.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71-88506965

序 一

我们常常把生活中那些不期而遇的人和事,称为缘分。本书作者刘旭光老师与山东大学及我,就颇有缘分。

早在1985年,刘旭光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本科毕业时,适逢山东大学档案专业初创,急需教研人才。当时我们曾派人赴京联系,希望他能来山大任教。不巧的是,他选择了应征入伍。这是刘旭光与山东大学及档案专业的一次缘分。

20世纪90年代初,刘旭光以军人身份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的形势是:考生必须有定向单位。我当时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与刘旭光见面,向他表达了希望他硕士毕业后来山大任教的愿望。这是刘旭光与山东大学和我的又一次缘分。

1995年,刘旭光结束了十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地方,分配至济南市档案局工作,但刘旭光的志向是来山东大学。后来经多方斡旋,终于改派至山东大学档案专业任教。在这里从助教干起,再晋升为讲师、副教授,直到晋升为教授,至今已有二十年。当下已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管理学系系主任。

来山东大学工作不久,刘旭光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因种种原因没有赴京就读。在十年后他考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生,并正式成为我的学生(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化民研究员)。这时他已46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学生了。我想,这也是缘分。

本书就是刘旭光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订而成的。

刘旭光选取孟府档案作为研究对象,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孟府档案的博士论文,具有开拓性。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给后世两样珍贵的遗产:一是他的著作《孟子》,体现的是他伟大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二是他的嫡系世家,反映了孟子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状况。在学术界,对前者的研究成果颇丰,可谓汗牛充栋;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则是凤毛麟角,研究者主要还是以孟子家乡的人居多。所以,本书也可以说是填补了系统研究孟府档案的空白。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古籍图书、档案和碑文石刻,涉及历史学、管理学、图书版本学、目录学和档案学等不同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介绍孟子生平,列表说明其身后世代相承的脉络关系,梳理历代对孟子的尊崇和称号,介绍孟府概况,并对孟府图书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处所——“赐书楼”做了详尽阐述。

孟府档案是孟子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祭祀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广泛分布于山东邹城、北京、南京、济南、台湾等地,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家族性和原始记录性等多重属性,以及历史凭证、经济参考、文化传承、文物收藏及文学艺术等多重价值。依据不同的载体,孟府档案可分为传统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古籍图书和石刻档案四大类型,不同类型的档案在数量和起止时间上也各不相同。

按照档案的整理原则和方法,本书编制了孟府纸质档案目录、孟府石刻档案目录、孟府图书目录和照片档案目录。在整理编目的同时,还剖析了档案与图书、档案与文物的关系。

在孟府丰富的档案中,孟府家志、孟子世家谱、孟府救命文书等精品档

案既是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旭光认为孟府档案资源需要整合,并可以借鉴美国总统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实行孟府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体化管理。

刘旭光认为,孟府档案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开发、利用和研究孟府档案也可以在社会上起到示范作用,促进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从而形成“家家建档,人人有档”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

据我所知,刘旭光为了圆满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苦心孤诣,刻不待时。他前后多次带领他的研究生奔赴邹城孟府,披览档案,夜以继日;多次向孟府负责人及其档案管理人员和社会专家求知求教,尽克真谛;多次召集档案专业有关老师开座谈会,倾听他们的评析,以达研究水平和使论文写作尽善尽美;多次将自己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呈送给学界专家,听取他们的指教和修改意见,是以斐然成篇,蔚为可观。治学不谓不刻苦,学分不谓不扎实,这方面可以说继承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薪尽火传的优良治学传统。

在本书付梓之际,作为老师,我真诚地期望他戒骄戒躁,继往开来,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为我们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我们档案学界增光加彩。

盖言之,老师有厚望焉。是为序。

山东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

吕伟俊

2014年10月1日

序 二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个概念一直在学界游荡——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幽灵,时隐时现、令人捉摸不定——它就是“记忆”。以我孤陋寡闻的亲身经历来说,就有 2001 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博士论坛的“21 世纪的社会记忆”、2004 年第 15 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档案、记忆与知识”、2011 年江西南昌大学的“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心理体验。因此,当刘旭光先生的《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放在面前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做到“坐怀不乱”和“见怪不怪”了。

与 2001 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博士论坛相比,2004 年第 15 届国际档案大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为图皮的生物学家,他在报告中从自己的学科诠释了记忆,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包括我在内的与会人员“记忆是一门科学”——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外行不要妄加评论。当然,隔行如隔山,对于其他学科专家的观点我们从来都是姑妄听之。而时光到了 2011 年,当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成为“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研讨会报告人的时候,我真实地感觉到那个叫图皮的瘦老头的存在,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自定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其实,社会记忆理论首先在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者的视野内得到确认,并区分了三种记忆的种类,即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社会习惯——记忆。在这个被胡鸿保认为“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中,个人记忆为精神分析专家所重视,认知记忆为心理学家所研究,作为社会学家的保罗·康纳顿则用“社会记忆”来替代“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强调

他对于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和习惯性特质的重视。而在王明珂看来,“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

如今学术界关于社会记忆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重点,是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某种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或是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其中的一个与我们学科最近的关键词恐怕就是“传承”了——既然记忆需要传承下来,就必须涉及记忆的载体问题。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言已至此,我想大家可以释怀了:我们学科重要资源的档案,难道不正是这种记忆传承的“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吗?刘旭光先生的《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势必锁定在这个区域。

作者在简要介绍了孟子的生平,梳理了历代对孟子的尊崇和封号,说明了其身后世代相承的脉络关系之后,重点介绍了孟府的基本情况,提出了赐书楼是孟府图书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处所的见解。根据作者的观察和研究,所谓孟府档案,是指孟子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祭祀孟子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家族性和原始记录性等属性。孟府档案分为传统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古籍图书和石刻档案,各类档案有不同的数量和起止时间。孟府档案具有历史凭证、经济参考、文化传承、文物和文学艺术等不同价值。其中,孟府家志、孟子世家谱、孟府敕命文书等是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部分。

孟府档案无论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孟子家族的“集体记忆”,都应当受到社会的重视、关爱和保护。有鉴于此,作者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进一步提出了按照档案的整理原则和方法,编制孟府纸质档案目录、孟府石刻档案目录、孟府图书目录和照片档案目录,建立孟府档案与相关图书、文物之间的联系,甚至设想借鉴美国总统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实行孟府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体化管理,等等。应该说这些见解既符合潮流,也顺理成章,应该引起有关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视,以便尽早把理想变为现实。

据了解,早在2009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与邹城市博物馆达成合作协议,对馆藏孟府档案进行了初步整理。同年,在山东省社科规划中也列入了“孟府档案的整理与开发”项目,并且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社会关注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面对分布在山东邹城、北京、南京、济南、台湾等地区的孟府档案资源,这些已有的“成果”显然属于杯水车薪。为了准备这篇文章,我曾经搜寻到成书于1974年的《孟府档案选辑》(一)和(四),内容多为孟府档案的抄件,其编者不详。从这套《孟府档案选辑》的辑次上看,应该还有(二)和(三)。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之外,其散落程度也不能不令人担忧。

按照学界通行的说法,社会记忆呈现出一种层次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由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主控记忆,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记忆,由来自草根的社会地方的主体记忆。不同主体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诉求,也有着各自不同建构记忆的途径和方式。只有将这些多元化的诉求及其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记忆。孟府档案——这种具有官方色彩,又不失于精英文化,同时植根于民众心中的“社会记忆”,其原本的多元

性就决定了建构过程应该由多元的主体来完成。因此,如果这部《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能够成为开启社会记忆多元建构之门的话,其意义应该大于出版本身。但无论结果怎样,我还是要代表读者向刘旭光先生及其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于化民先生,以及另一位导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吕伟俊教授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唤起了大家对“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的关注,使一种家族的记忆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档案学通讯》总编

刘鸿杰

2014年5月1日

The Memory of the Archives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By *Liu Xuguang*

Abstract

The sources consulted for this monograph are ancient books, archives and stone inscriptions which involve history, management, bibliography, archival science and many other different subjects.

The monograph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to Mencius — a great thinker, a magnificent philosopher, and a grand educator in Chinese History; a list of the descendants of Mencius; a syst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onors and titles given to Mencius by successive dynasties; a survey of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and holdings, and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ishu Building (赐书楼) — a place where the Archives of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were collected and preserved.

Archives kept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contain all form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Mencius and his direct descendants in such activities as mansion affairs management, sacrifice,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s in Zou city (邹城) of Shandong Province, Beijing, Nanjing, Jinan, and Taiwan. The Meng Family Archives contain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life, history, familial and original property records, but also preserve the values of historical proof, economic references,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relics, together with literature and art. The Meng Family Archiv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various types — traditional paper archives, photographic archives, ancient books and stone

archives with different amou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archival arrangement, not only the catalogues of paper archives, stone archives, photographic archives, ancient books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were separately constructed,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chives and books and archives an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process of sorting and cataloguing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Annals of the Meng Family, the Genealogical Tree and the Imperial Decree of Emperor Daoguang (道光) of the Qing Dynasty are kept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They are also regarded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precious Chinese archiv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membership of Memory of the World.

Archival resources kept in the Meng Family Mansion need further integration.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libraries is one way to effe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Archives.

Keywords: Meng Family Mansion; Archives Management; Zou City; Cultural Heritage; Memory of the World



图1 孟府大门（刘旭光摄）



图2 孟府大门匾（刘旭光摄）



图3 孟子石刻像



图4 孟子碑刻像(明)



图5 孟子衮冕像(清)



图6 孟子行像(清)



图7 孟子石像(清)



图8 亚圣孟子(清)

注：至圣孔子被比作日(太阳)

亚圣孟子被比作月(月亮)



图9 孟庙亚圣殿孟子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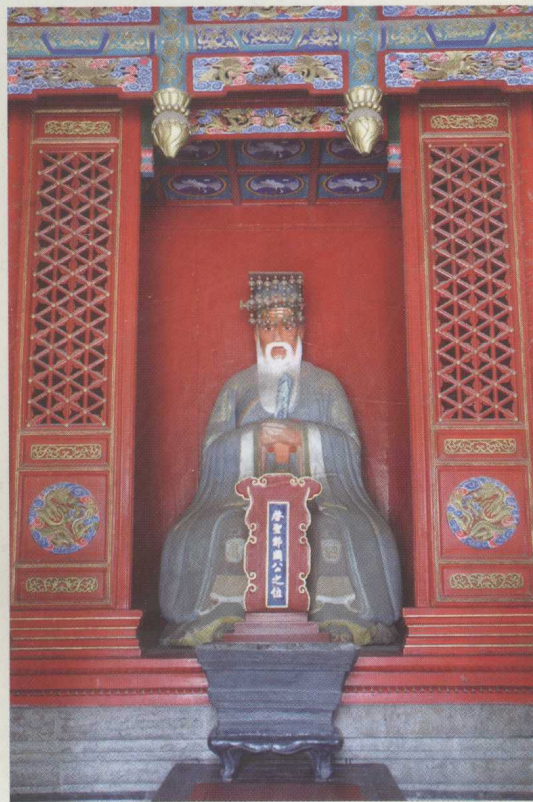


图10 孟子神像



图11 孟子故里牌坊



图12 孟子故居



图13 孟庙



图14 孟庙主体建筑亚圣殿